

美國亞洲政策的破產

蔣君章

——從安格紐賴德分訪亞洲見其困窘從季辛吉鬼崇赴平見其破產

本年七月初，美國有三位要員，來亞洲訪問。一位是副總統安格紐，一位是總統尼克森的國家安全特別顧問季辛吉，另一位則為國防部長賴德。安格紐副總統的訪問，是以慶祝大韓民國大總統朴正熙的就職為名而作的政治旅行，其首站是大韓民國，第二站是新嘉坡，以次訪問的是科威特與沙地阿拉伯與衣索匹亞肯亞等國；季辛吉所訪問的是越南共和國、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賴德所訪問的是日本與大韓民國。我們從這三位僅次於尼克森總統的要員之分別訪問亞洲國家，其地域由東北亞、東南亞而及於西南亞，足證美國的亞洲政策，存在著許多問題，三位要員同時出動，更足以說明美國亞洲政策之逐漸陷入困窘的境地，而季辛吉之鬼崇赴平，繼之以尼克森之宣布訪問大陸更可見其亞洲政策之破產。

安格紐副總統之慶賀韓國朴大總統就職，那不過是一種名義，實際上另有使命，那就是要談談美韓之間的實質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安格紐離韓之前的談話中，獲得證明。安氏說：他一到韓國，朴大總統領即明白表示：美韓之間的實質問題，兩國外長級的會談，可稱滿意，此次不談實質問題；安氏謂在他旅韓多日中，屢次要向朴大總統談些實質問題，都未能如願，因而表示很深的遺憾。在此，我們要研究的是美韓之間有什麼實質問題？舉其大者，如美軍撤退的時間與數量問題，如韓軍加強裝備及其數量問題，如駐越韓軍的撤回問題等。我們知道駐越韓軍，為數達五萬之多，韓國已經提出撤退的要求，其最低限度是每年撤退一萬，至五年而撤盡。如果按照美軍撤退的速度，二年之中撤退了二十萬人左右，以此為

例，則韓國之五年撤軍計劃，應屬合理的要求；何況韓國本國也受美國軍撤退的影響而需要增強防禦力量！可是，越南共和國可以讓美軍繼續撤走，但不願意韓軍的撤回；美國對此，與越南的態度相同。這是當前美韓之間最難解決的實質問題。朴大總統之不願與安格紐副總統一談實質問題，大約是由於此方面的堅決態度，不願有所讓步的關係。這是美國亞洲撤軍政策所造成的顯著不良效果，對美國在亞洲的信譽之損失，實屬無法可以估計。

安格紐副總統的訪問第二站，是新嘉坡。這是不列顛國協中以堅強反共著名而對東南亞權力真空的恐怖，敏感甚深的城市國家。所謂權力真空，是來自尼克森總統的撤軍主義。尼氏的撤軍主義，倡導於一九六九年的五月，是年十二月，東南亞國家舉行委員會會議。這個所謂東南亞國家委員會本來是只討論經濟合作的問題；但在那次年會中，卻破例的討論政治問題；大家認為美國把駐越軍隊撤回，東南亞地區遲早必有權力真空的一日，那時候的東南亞國家，便將難免於遭受毛共匪幫的侵略，成為獨立生存的威脅，因而會中議論紛紛，有的主張中立，有的主張不結盟，但是一致的意見，却是尋求一個靠山，足以抵制毛共的侵略，當今之世，世界只有兩個強國，美國既然要退出東南亞，那末東南亞國家所認的靠山，也只有蘇俄一國了。於是，原來和蘇俄關係已趨淡遠的印尼，其外交部長馬立克不久便有朝俄之舉，俄帝對印尼的軍援，據說經已恢復。俄帝並進一步要求對印尼的經援之恢復，印尼當局因為感到危機太大而尚未接受。我們知

道近十年來，俄帝爲了對付美英兩國的海權，爲了擴張自己的海上勢力，竭其全力設法對埃及與印尼兩國的滲透與控制。印尼假使不是有愛國軍人蘇哈託的崛起，擊敗毛俄匪幫蒙養在印尼的第五縱隊之顛覆陰謀，則今日的印尼，早已面目全非，而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通孔道，早已掌握在俄帝手中了。馬來西亞的拉薩克政權，則更公然主張不結盟的中立，公然宣布將與毛共求接近，並以巨額軍用物資的樹膠售予毛共，妄圖從討好的途徑中，免除毛共對馬來西亞的侵略。不過馬、新兩國的政策，有其不同之點，新嘉坡由於在商業上的特殊地位，故對俄關係，以經濟爲主，俄貨與俄國出版物以及電影等等，乃至於俄國商務代表團之活躍，近年已至空前的程度。馬新相鄰，新嘉坡的俄國關係立即傳播到馬來西亞，並且有北及曼谷之勢。新馬印尼的局勢，日向「中立」之途發展，即日對自由世界不利。而這一不利形勢的惟一造成者便是美國的尼克森總統。本年六月中，泰總理他農訪馬，曾與拉薩克發表聯合聲明，對所謂中立政策，還表示了特別的興趣。足證此項趨勢，正在向北延伸中。任人皆知，這幾個國家中，就軍略的形勢來說，新嘉坡最稱重要。這是不列顛帝國時代的東方直布羅陀，現在還存在著大規模的海軍船塢與修理廠以及空軍基地等。英國在東方的防守力量，現在只餘下一點點象徵性部隊，將來的援助，只靠距離遼遠而實力不足的澳、紐兩國。這裡存在著危機之日甚一日，是敵厚我薄的顯著趨勢。安格紐副總統在此馬來西亞匪共猖獗日益嚴重的今天，翩然蒞臨新嘉坡。在其停留期間一再表示：美國決不退出亞洲，在越的美軍，不會再有很多的減少。我們細按安氏這些談話或保證的意義，顯然是針對東南亞國家權力真空的恐怖而發。

安格紐副總統的三、四兩站，是阿拉伯國家科威特與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的費瑟爾國王近曾訪問美國，安格紐予以答訪，這還是事理之常，不足爲奇；但是像科威特那樣的小國，其領袖對美國的政治訪問不多，而安格紐以副總統之尊，屈駕往訪，而且一訪便是兩天，這就有其不平常的意義；連帶著來看，安氏之答訪費瑟爾國王，也就不能以普通的酬酢來衡量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安格紐下機時的談話，得到證明。安氏抵達科威特時說，美國在中東，將力求國際的平衡。從安氏的談話中，我們意

味到美國政府業已感覺美俄在中東地區的力量之不平衡。中東這個地區，到底是指什麼地帶呢？原始的中東，是西方國家對土耳其的近東和中國的遠東來說的，其地區是指今日的伊蘭高原；後來慢慢把阿拉伯半島也包括進去，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之初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逐漸把北非的埃及也包括了進去，今天則又有不同，甚至如蘇丹與利比亞都算是中東的國家。我們無論以廣義的中東與狹義的中東來觀察其國際的關係，美國政府所感到的不平衡，實不自今日始。不過今天的局面，更向格外嚴重的途徑發展而已。無可諱言的，今天美國在中東的友邦只有伊朗、沙地阿拉伯、約旦和黎巴嫩與以色列；當然，科威特這個只有三十多萬人口的蕞爾小邦，今天還是美國的友邦。非回教國也是非阿拉伯人的國家以色列，是和美國關係最深的國家。美國這個以色列友邦，在中東是美國最忠實的友邦，但是這個友邦卻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困擾。由於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有不能兩立之勢，而中東除伊朗外是阿拉伯人的世界。美國對以色列不能不假以詞色，這是因爲美國境內有五百萬張以上的美籍猶裔選票，所以任何美國政黨都不能忽視以色列問題。美國抓住了以色列，便要失去了阿拉伯世界中的許多阿拉伯國家。所以美國目前還能保持這幾個阿拉伯友邦，已經算是難能可貴的事了。但是，最近的局勢，正醞釀著一種新的變化。那就是俄帝不但重行掌握了所謂阿聯的首腦部分之埃及與敘利亞，同時更掌握了伊拉克。伊拉克於上月對俄帝訂立了十五年期的「友好」與「援助」條約，這幾天伊拉克與英國翻臉，以間諜問題而驅逐了三個英國外交官；而巴格達與開羅之間的久已中斷的外交關係，茲忽宣告恢復。科威特是兼鄰伊拉克與沙地阿拉伯的一個產石油居世界第五位的小酋長國，原受英國保護，一九六一年獨立。當時，伊拉克即宣告科威特爲其屬地，調兵遣將，勢非用武不可。時英國在波斯灣與紅海尚有相當實力，飛機軍艦，兼程前往；沙地阿拉伯也宣告動員，以保障科威特之獨立；今俄帝已能直接控制伊拉克，而科威特又已與毛共匪幫建立其所謂「邦交」；而在另一方面，波斯灣上的英軍即將全部撤退。在這樣情勢下，在民主國家來說，波斯灣已成真空，而俄共與毛共則雙管齊下的進入這個地位。我們坦白的說，科威特沒有抵抗力量，而沙地阿拉伯則有孤掌難鳴之勢。由此，

可知這個地區的可能發展，將使原已不平衡的中東，更對俄帝有利。安格紐此行，當然帶有對這些美國的友邦之安慰與鼓勵作用；但是這是力量問題與決心問題。我們不知道安氏的錦囊之中，帶有什麼妙計，以安阿拉伯世界而重建美俄之間的均勢？這裡的局面，雖然和尼克森主義無關，但是尼克森政府警覺不高，反映太遲，動作太慢，事事落於敵人之後，是顯然可見的。

這裡，我們要附帶提及美國另兩位官員的訪問開羅。這兩位官員，一位是美國原駐開羅的最高代表，一位是國務院的埃及科長，據說主管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亦有訪問開羅與台拉維夫可能。這些要員之訪問以埃，可能是和安格紐之訪沙，是平行的行動。我們知道沙王訪美歸來，會在開羅逗留一星期之久，費瑟爾與沙達特長談多次，當然涉及了整個的中東問題。他們的聯合聲明，是沙王支持阿拉伯國家收復失地。沙王是堅決反共的，阿拉伯著名領袖，與沙達特之相晤，大有水乳交融之勢。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沙王訪美歸來，是不是負有什麼調解以阿衝突的使命？我們無從確知。但是，有一件極耐人尋味的趣事，就是這兩位美國官員之到達開羅，未受埃及政府的歡迎；但是美埃關於運河事件，畢竟談起來了；在沙王與沙達特會晤之後的不久，埃及長黎德忽赴莫斯科，而且轉往貝爾格拉特（南斯拉夫首都），一若對重開運河談判並無興趣者然。我們從沙達特鋒銜內斂與沉着應付的過去情形來看，這中間也許大有文章，對美國的中東均勢企圖，容有益處，亦未可知。這是我們的揣測，究竟如何？還要事實的證明。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季辛吉所訪問的國家及其所遭遇的問題。季氏的首站是西貢，第二站是曼谷，第三站是新德里，第四站是喀拉蚩或拉瓦爾平第。但是到了拉市後旋即失蹤三日，即係赴平與周恩來晤談。季氏此行，表面上是爲了北越所提的和平新建議而與越南共和國有所磋商，實際上他早已成竹在胸，將與毛共匪幫作直接談判。季氏行動鬼祟，足證其心懷叵測。河內所提的七點建議，其實並無新奇之處，諸如：美軍無條件撤退西貢政府爲非法的，以及組織聯合政府等，這些老曲子已經使我們聽得耳朵都生起繭來了；其中所謂「新」的，只有一點，那也不過撫拾美

參院的牙慧，所謂「換俘」便是。原來，美國民主黨參院領袖曼斯菲爾德本有一個限期撤退越南駐軍案，後來修正爲美國駐越部隊至全部俘虜獲釋爲止；可是這個議案送到衆院的時候，未獲通過。河內認爲這是壓迫美軍及早撤出的大好時機，因而加以利用，刊在七點新建議中。而且像煞有介事的把它的分量重於巴黎代表阮春水的黎德壽，轉往巴黎，作等候談判的模樣。曼斯菲爾德與北越傀儡僞政權的配合行動，正合於「裏應外合」那一個國際共黨慣於使用的伎倆。這裏面顯然充滿着陰謀，可是美國政府也不能置而不理。所謂陰謀，略有兩點：其一，南越政府的民選官員與代表，任期即將屆滿，破壞其選舉，即削弱南越政府的領導力量。南越政府領導力量愈弱，對越共滲透顛覆愈有利。北越近時對非軍事區的不斷攻擊，對重要軍事基地如岷港、歸仁等地的不斷偷襲，以及不斷經由胡志明小徑而南下的人員與物資的滲透，就是爲了破壞選舉的準備；如果，美軍能夠在選舉之前盡數撤出，那越南的選舉之被破壞，豈不是不成問題了嗎？其次，七點計劃如獲實現，則越南共和國現政府根本上是非法的，一旦聯合政府成立，越共且得堂堂正正的進入獨立宮，以半個主人的地位，化非法爲合法，越南全境，垂手可得，這不是最上算的事嗎？美越兩國政府都認這是陰謀，美國甚至有人說這是要美國投降，都是一針見血之談。但是美國的尼克森，卻認爲這是一個對匪表示和平願望的最好機會。季辛吉既作北平之行，于其回國，立即向尼克森報告，而尼氏則迫不及待的宣布其接受周恩來邀請，將於明年五月以前訪問匪窟區的態度。尼氏接受訪問匪區的邀請，使全世界愛好和平、反對共黨的行爲震驚，包括美國愛國人士在內。我們更替尼氏扼腕，尤爲民主自由的前途憂慮。尼氏忘記他不僅是美國人，而且是美國總統，民主自由世界的領導人，反共鬪爭的指揮者。尼克森以個人英雄主義而在匆促中作此決定，是率美國上下而向毛匪叩頭求饒，說者謂尼氏此舉作踐自己羞辱美國，我們認爲其過尙不止此。美國此後的信譽必失無能，而對毛匪侵略，則爲一種莫大的鼓勵。

季氏在曼谷，只留一日，可謂作旋風的訪問，我們看到他離泰時的聲明，只是簡單說美國將支持泰國的自衛政策。這一點，也許可以看作季氏對泰國的遊說，成效甚著，互信甚深，所以無庸作堅決的表示；這是最樂觀

的看法。但是我們從百年來的泰國歷史看，泰國政治家對國際局勢的劇變，應付最為靈活。試看亞洲各國尤其東南亞地區都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泰國獨能依違於英、法之間而成爲獨立的緩衝國；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大軍壓境，泰國投入日本軍閥的懷抱，而得免於戰禍，及日軍潰敗，泰國即轉投於民主國家的懷抱，大風大浪，均可安然渡過。近年泰國每逢美軍撤出越南，必要求在泰美軍亦作撤退，同時表明其中立的立場。二、三月來，泰國與馬來西亞來往甚密，其與俄帝文化交流的蹟象日益顯著，當受拉薩克的影響。不過拉薩克的親俄近匪，業已飽嘗苦果，馬共得毛共與泰共之支助，已向中部心臟地區猖獗，怡保戒嚴，吉隆坡也有惶惶不可終日之勢，因而把個中立熱很高的拉薩克急急的一再宣布毛共的侵略兇性，對北平決不可建交。他農日來亦作同樣宣布。季辛吉偷偷摸摸的訪問北平、尼克森爽快的宣布訪問匪區以後，如果美軍在越續作撤退，對匪作更低的姿勢，或毛共對泰馬稍假以詞色，泰國態度，是否仍是如此，不能不使我們滋生疑慮。

至於巴基斯坦與印度的糾紛，仍然是四方面錯綜複雜的關係，這四方面：印度與巴基斯坦是勢難兩立的當事國；毛共是煽火者，它希望衝突越大越好；俄帝是想依違於兩者之間都能加以控制國；美英是希望暫維現狀「相安無事」。美國雖然對印巴兩國都加援助，但其影響力不如蘇俄，可以在四年前的塔什干會議由蘇俄主持印巴暫得忍爭一事中，獲得證明。毛共對巴基斯坦之影響力，大於美英俄，是因爲毛共對印度是採取犧牲的原則，而對巴基斯坦是採取籠絡的原則，以軍經加以援助外，並協助其訓練遊擊隊，支持其收復克什米爾。美國對印既不能放棄，對巴又不願袖手，以致援巴則印度反對，援印則巴國反對，如兩面都不援助，則勢將失去現有細微影響力，而使兩國分別倒入俄共與毛共的懷抱了。所以，美國在西亞，可以說是束手無策，援助了一方面，則向他方作揖說明，保證也予援助。季辛吉去，也不過舊故事的新表現，決無新奇之處可說，說實在話，只是美國亞洲政策的窘態，作另一次表現而已。

最後，我們再談一下賴德的日本韓國之行。我們從賴德的行期正好在美日定交還琉球行政的簽字之後來看，足以說明琉球行政交還以後的美日

關係，存在不少與兩國國防有關的問題。美國之決定要把琉球交還日本，是在尼克森主義實施了半年之後。當時的美國構想是鼓勵日本擔負起美軍撤退以後的東亞安全保障的任務，佐藤在簽字以後，也慨然以韓國與中華民國復興基地之安全的保障爲己任。可是，佐藤既未能經此鼓勵而在國會改選中獲得三分之二的議席，以修改其憲法中非武裝的限制；而俄帝與毛匪則以美軍撤退琉球有日而鼓舞不已，日本對此，亦以琉球美國武裝之即將撤除來示好於匪俄，妄圖獲得對匪和對俄的貿易利潤。日本國力未增，而屢屢要求美國核子裝備撤離琉球，其用意與尼克森總統的原來期望相反，美國把琉球交還給日本之不妥當，至此暴露無餘了。賴德此次訪日，談些什麼？雙方諱莫如深，我們無從推論；但是有兩點，卻可以作我推論的線索：其一，賴德留日已有多日，且忙裡偷閒的作了一次北海道之行，足證美日間有關國防問題的談判，盤根錯節之處甚多；其二，賴德曾經說過一句話，謂日本必須減少其對美國的國防依賴，由此可知雙方談判的癥結，是在國防的依賴程度上面。尼克森原意是要日本負起美軍撤退後的東方防務，交還琉球作爲換取日本此項責任的條件。現在琉球的行政是交還了，美國的核子武器是被要求撤走了，而日本的安全仍舊需要美國來負責。那末尼克森把琉球行政交還給日本，豈不是多此一舉！尼克森主義對日本，可以說虧損不堪。不但如此，尼氏之把琉球行政交給日本，除了卜得莫斯科與北平叫好外，實在違反中美友誼而且也違反一九五一年的金山對日和約的。開羅會議中，蔣總統向羅斯福總統表示對琉球的立場，希望由中美共佔，再由聯合國託管，羅氏當時贊成此說，故在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的領土，並不包括琉球，金山對日和約，亦不以琉球爲日本的領土範圍，所以尼氏此舉，失盡了美國自己的立場，同時把屬於我國的釣魚臺列嶼的行政權也交給日本，詭稱無妨於中國主權與對日交涉，實爲美國對我友誼的大污點，最不可解的，是美國造下了這個大污點，而對美國本身，對西太平洋安全的保障和美國未來的責任，竟毫無裨益；反而還種下了許多不利因素，尼克森主義在亞洲這一地區來說，真可以說是一種不祥的主義，美國在琉球戰役中十來萬爲國盡忠的烈士，地下有知，能不爲之痛哭！

總之，我們從美國三要員的亞洲政治旅行來看美國的亞洲政策，真可

以說問題叢叢。這種種問題，有的是歷史性的延續下來的，有的卻是尼克森總統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尤其是尼氏在毛共毫無和平意願的表示時，特派季辛吉赴平，而且親自宣布即將訪問匪區，那便是向敵人投降，將何以自解於信誓旦旦的對履行條約義務的保證。即不是美國亞洲政策的趨向於破產嗎？我們試看當本年二三月間埃及沙達特總統降低條件，力求運河通航時，美國未能抓住這個機會，向以色列提出安全的保障而壓迫其後撤，是失了一次解決問題的大好機會；當沙達特清除親俄反沙達特分子，美國不乘機拉住沙達特，是又一次失去解決問題的大好機會。由此可知尼克森政府在緊要關頭上不能靈活運用，坐失時機，今天派安格紐往訪，派赫斯（情報局長）往訪，雖力圖挽救；無奈良機已失，事倍而功不半了。至於中南半島與東南亞的離心離德，以及東北亞的問題趨向於複雜而嚴重，那更是尼克森總統一手造成。美國越戰政策的最大錯誤是不求勝，是不知道運用中國大陸的反共力量與蔣總統對大陸的號召力量，所以尼克森主義實際上是繼詹森前總統的衣鉢，中間有入高之役與入寮之役，略示尼克森總統之有擔當、有魄力，但皆半途而廢，為德不終；嗣更以對毛共匪幫的叩頭主義乞取其對中南半島之不侵略，以便美軍之安然撤退與越戰之結束，使美國選民寄以同情而投以神聖之選票，這種想法，真正是太天真了！我們如果一讀尼克森允許向大陸輸出的物品，列有許多高級的生活用品，諸如電冰箱等，試問此類物品，除了當權的匪幹外，誰能買得起？尼氏計劃之不切實際，即此一端，已可獲得充分證明了。尼氏自宣布對匪放寬禁運後，民間的聲音已落在穆士基之後；根據最近「美國人」週刊的看法，尼氏若不修正其政策，其聲望勢將繼續降低。我們更要坦白的奉告尼克森總統，美國對亞洲信譽之低落，已為歷年所少見，美國挽回亞洲友邦的信心，已經不是派幾個要員解釋解釋，提提保證所可達成任務的了。我們很了解尼氏的一切努力是部署明年的大選，而以兩個中國同在聯合國作其孤注的一擲。我們中華民國的愛國軍民，痛惡這個政策，我們深信我們的政府絕不會接受美國這種政策；我們更深信美國這個政策，絕對不會成功；我們更深深相信正義感非常豐富的美國愛國家愛民主自由的人民，能夠作最佳的抉擇！

王雲五博士主持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發售特價

萬部書籍提要彙集於此

一卷在手可觀天下羣書

本書精裝十二鉅冊，另附索引一冊，定價每部二千元，特價期間只收一千五百元，或美金三十七元五角。海外郵資：(一)港澳日韓菲泰等地，每部郵費收美金四元五角；(二)歐美及亞洲其他地區，每部郵費美金七元五角。中等學校以上及公私立圖書館必須購備，文史學者、研究生均宜人手一套。

三十二開八千面精裝十三鉅冊

定價二千元特價收一千五百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郵政劃撥戶第一六五號